

中華日報

CENTRAL CHINA DAILY NEW
Cable Address: Sinonews

日九十月八年一十二國民華中

號九廿百一第

半張一日今

厘五分二洋售份每

址館
號十二百三第路東山海上
四六八〇九話電
〇六一一號掛報電

報送益外勞包照號准政華大
紙之寄優特立總按掛特郵中

白金龍

GOLDEN DRAGON CIGARETTES
NANYANG BROS.

上等國貨
煙枝一罷浴
仙神似活快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國藥保和堂

醫贈為并折九望朔值取廉從
言宣

黃致和醫師
張訓卿醫師
楊保岐醫師
羅澤民醫師
張肯堂醫師
朱繼昌醫師

晨七時半至十時
晨十時至十二時
午十二時至五時
下午三時至五時

保和堂附設西餐廳

本處添設正式美國樣式西餐部經英
月十七號正式開始營業由美國紐約
調製大廚師主理菜樣式富麗堂皇
至九時止晚餐自上午十一時起至
宅西餐廳茶會點心如蒙賜顧生
不論大小一律歡迎
冰凍西瓜冰凍椰子冰凍鮮奶冰
咖啡汽水冰凍瓜露各種刨冰
雅潔招待週到
地段北四川路八零七號
電話四二六三六

南華評論

每星期六出版
定價每冊三分

第三卷第一期出版

卷首語
時事短評
南華評論之職
應付與健全政府
青年應如何求出路
重要史料
汪精衛先生辭職以後三個根本問題
汪精衛先生辭職以後三個根本問題
汪精衛先生辭職以後三個根本問題

南華評論社出版
地址上海東馬路三四〇號
電話四六八〇九

孔雀牌

是鳥類中
美麗的皇后
是煙界中
燦爛之明星



出品公司成華

東廣保太和老藥局

本號開設上海六十餘年所製各種丸散膏丹藥油等均是秘傳方劑對於病者無不藥到回春因此信譽日隆茲因夏令大熱之後難
免疫病傳染時症故特將各藥廉價以資普及倘蒙諸君垂青請至本號選購自當竭誠服務不勝感荷之至
十滴痧藥水 萬應回春丹 萬應止痛油 萬應紅靈丹 萬應白靈丹 萬應回春丹 萬應止痛油 萬應紅靈丹 萬應白靈丹
八寶聖靈油 萬應如意油 萬應回春丹 萬應止痛油 萬應紅靈丹 萬應白靈丹 萬應回春丹 萬應止痛油 萬應紅靈丹 萬應白靈丹
總店上海河南路巡捕房對面 支店上海河南路巡捕房對面

新雅新館新張廣告

舊館仍設北四川路虹江路口
新雅粵菜館有限公司謹啓

汪精衛宋子文昨午抵滬

朱培德吳稚暉陳璧君等偕行

中央常會行政院例會均停開

（中央社十八日電）汪精衛、宋子文、朱培德、吳稚暉、陳璧君等，十八日晨六時二十分由明故宮飛機場乘飛機，由美籍飛機師駕駛，飛抵滬，登陸後，即由汪精衛、宋子文、朱培德、吳稚暉、陳璧君等，乘車赴滬，汪精衛、宋子文、朱培德、吳稚暉、陳璧君等，在滬有三數日之航程，即行返京，對行政院長人選、財政部、及時局前途，將有詳細之磋商，汪精衛、宋子文、朱培德、吳稚暉、陳璧君等，約正午左右可抵滬云。

（中央社十八日電）汪精衛、宋子文、朱培德、吳稚暉、陳璧君等，十八日晨六時二十分由明故宮飛機場乘飛機，由美籍飛機師駕駛，飛抵滬，登陸後，即由汪精衛、宋子文、朱培德、吳稚暉、陳璧君等，乘車赴滬，汪精衛、宋子文、朱培德、吳稚暉、陳璧君等，在滬有三數日之航程，即行返京，對行政院長人選、財政部、及時局前途，將有詳細之磋商，汪精衛、宋子文、朱培德、吳稚暉、陳璧君等，約正午左右可抵滬云。

調查團報告書

其結論將令日人痛恨

（路透社十八日電）調查團報告書之內容，或可謂為中日兩國關係之轉捩點，其結論將令日人痛恨，則此項報告書之內容，將如何影響中日兩國之關係，則非本報所能預料，惟此項報告書之內容，將如何影響中日兩國之關係，則非本報所能預料，惟此項報告書之內容，將如何影響中日兩國之關係，則非本報所能預料。

在南太平洋大操

（中央社十八日電）美國海軍部，將於九月間，在南太平洋大操，其規模之大，為海軍史上所罕見，其目的在顯示美國海軍之實力，並向日本挑戰，此項大操之內容，將如何影響中日兩國之關係，則非本報所能預料。

交通部規定救濟

（中央社十八日電）交通部，為救濟北方各省區服務，特規定救濟辦法，其內容如下：一、凡在北方各省區服務之機關，其經費由交通部撥付。二、凡在北方各省區服務之機關，其經費由交通部撥付。三、凡在北方各省區服務之機關，其經費由交通部撥付。

入關郵員辦法

（中央社十八日電）交通部，為入關郵員辦法，特規定辦法如下：一、凡入關郵員，其待遇由交通部規定。二、凡入關郵員，其待遇由交通部規定。三、凡入關郵員，其待遇由交通部規定。

錦州城內日軍孤立無援

（中央社十八日電）錦州城內日軍，因義勇軍佔領牛莊城，而孤立無援，日軍在錦州城內，正與義勇軍激戰中，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

徐國良部攻鞍山

義勇軍萬餘圍錦州

（本報十八日電）徐國良部，於十八日晨，由鞍山出發，向錦州進攻，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

完全佔領牛莊城

（中央社十八日電）義勇軍，於十八日晨，完全佔領牛莊城，日軍在牛莊城內，正與義勇軍激戰中，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

救國軍告武裝同志書

（中央社十八日電）救國軍，為告武裝同志書，其內容如下：一、凡武裝同志，其待遇由救國軍規定。二、凡武裝同志，其待遇由救國軍規定。三、凡武裝同志，其待遇由救國軍規定。

粵軍李振球部

（中央社十八日電）粵軍李振球部，於十八日晨，由廣州出發，向錦州進攻，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

在橫石大破共匪

（中央社十八日電）粵軍李振球部，於十八日晨，在橫石大破共匪，共匪在橫石城內，正與粵軍激戰中，粵軍萬餘人，正與共匪激戰中。

衛立煌電告

（中央社十八日電）衛立煌，為電告，其內容如下：一、凡電告，其待遇由衛立煌規定。二、凡電告，其待遇由衛立煌規定。三、凡電告，其待遇由衛立煌規定。

牛蘭夫婦

（中央社十八日電）牛蘭夫婦，於十八日晨，由牛莊出發，向錦州進攻，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

將處無期徒刑

（中央社十八日電）牛蘭夫婦，於十八日晨，將處無期徒刑，其內容如下：一、凡無期徒刑，其待遇由牛蘭夫婦規定。二、凡無期徒刑，其待遇由牛蘭夫婦規定。三、凡無期徒刑，其待遇由牛蘭夫婦規定。

華北之留張運動

張學良將領義拍發通電

（本報十八日電）張學良，為留張運動，特拍發通電，其內容如下：一、凡留張運動，其待遇由張學良規定。二、凡留張運動，其待遇由張學良規定。三、凡留張運動，其待遇由張學良規定。

郭泰祺重要談話

（中央社十八日電）郭泰祺，為重要談話，其內容如下：一、凡重要談話，其待遇由郭泰祺規定。二、凡重要談話，其待遇由郭泰祺規定。三、凡重要談話，其待遇由郭泰祺規定。

工程師學會

（中央社十八日電）工程師學會，於十八日晨，由工程師出發，向錦州進攻，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

黃秉衡

（中央社十八日電）黃秉衡，於十八日晨，由黃莊出發，向錦州進攻，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

航空署

（中央社十八日電）航空署，於十八日晨，由航空署出發，向錦州進攻，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

市黨部

（中央社十八日電）市黨部，於十八日晨，由市黨部出發，向錦州進攻，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

查訪失蹤三外人

（中央社十八日電）查訪失蹤三外人，其內容如下：一、凡失蹤三外人，其待遇由查訪失蹤三外人規定。二、凡失蹤三外人，其待遇由查訪失蹤三外人規定。三、凡失蹤三外人，其待遇由查訪失蹤三外人規定。

晉蒲州

（中央社十八日電）晉蒲州，於十八日晨，由晉蒲州出發，向錦州進攻，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義勇軍萬餘人，正與日軍激戰中。

由本公會員判定存照准其使用。但直接營業稅(照第一條第一款)係不准出售。而爲產品。仍不准出售。由本會以後不准除貨外。倘有請各界報告。由本會派員前往調查。外。原值減罰。即查獲者千元之貨減罰者千元。所進上流三條辦法。一、半給予報告之員。(四)進上流三條辦法者。應處(一)開除會籍。(二)每箱當可減輕股本三元。人力勢力之。每尺約計低銀四角之譜。若可採用。則製成火柴。每箱當可減輕股本三元。

是於現時狀況，聞之下即運轉權，連車帶馬，開入用於拓殖。祇能忍痛將較昂、而為貴賣對日海稅交之貨品，向希貴會分此辦理，尙起見實分。

通興市長董法以引渡祿志士、應嚴重懲罰案，議決推

省時分由、刻已籌設款定本月底，前往返長

全全國商聯參加
廢戰同盟

四團體發起之廢止內

五年中的軍備之擴大，始於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日本陸軍總人員僅有六萬餘人。因為戰勝而獲得新領土，新市場以及巨額賠款（約三億金馬克）在十年之間，陸軍人數竟增大二倍半，日帝國主義的擴張遂隨着軍備擴張而益加盛隆。一九〇〇年，日帝國主義的食指又向亞洲大陸動了起來，終至躍步。大地震等，更進一步。

本部設立了新的計劃——卽計
的實現。人（英國）因爲戰後的恐
懼，復元的舊主人（美國，而一九三
二年間，日本帝國主義決不得已而暫時
等。

所包各各種兵如下：步兵師團十七
旅團四（騎兵旅團八）；獨立野戰重炮兵旅
兵聯隊八；戰車隊八；飛行聯隊八；各種
山炮兵，高射炮兵，攻城炮兵，海岸炮兵
兵一聯隊七，大隊十；通信聯隊八
聯隊二；其他一聯隊特殊兵科（機槍）
等。

步兵師團十七；獨立騎兵
立野戰重炮兵旅團四（炮
行聯隊八；各種炮兵一如
炮兵，海岸炮兵，要塞炮
兵）；通信聯隊二；鐵道
兵科——機械科，航空科
（未完）

第十七號

送日影無步，但朝陽動。
畢竟是都市，除了車
鳴聲、人聲之外，聽不到
一些別的聲音。在鄉下，
這時至是彈的世界。「知
了，知了」，不住地唱着
在樹梢頭。

一輪太陽，返照着片
片的紅雲，這時，知了，
知道了，更叫得起勁。欣妹
曾對我這樣說過：「我頂
討厭彈，大嗓子，噪得人
難受！」

然而，我倆的會晤，
那一次不是在這討厭的彈
聲中呢？

公園是我倆老去的地
方，公園也是最容易聽到
彈聲的地方。每當夕陽西
下，我倆或是在甬道上散

步，或是在花叢中嬉戲，
談笑風生，不知不覺中，
夕陽已沉入遠方的山嶺，
暮色四合，涼意漸生。我
倆手挽着手，慢慢地走着，
心中充滿著無限的感慨和
憧憬。

記得有一次，我們正走
到公園的一角，忽然聽到
一陣清脆的鳥鳴聲。我倆
循聲望去，只見一隻小鳥
正停在枝頭上，唱得興高
采烈。我倆相視一笑，心
中都明白，這一定是那隻
老鸛鳥又在唱歌了。

老鸛鳥的歌聲，總是給
人以一種莫名的感動。它
不像百靈鳥那樣婉轉動聽，
也不像黃鶯那樣清脆悅耳，
但它卻有一種獨特的力量，
能夠直達人心，讓人感到
一種莫名的安慰和力量。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我們
需要這種力量。我們需要
一種能夠讓我們忘記煩惱，
忘記痛苦的力量。我們需要
一種能夠讓我們重新振作，
重新開始的力量。

老鸛鳥的歌聲，就是我們
所需要的力量。它讓我們感
到，我們並不孤單。它讓我
們知道，我們還活着。它讓
我們相信，我們一定能夠戰
勝一切困難，創造一個美好
的未來。

如今，老鸛鳥已經離開了
人世。但它的歌聲，卻永遠
留在了我的記憶裡。它是我
們那一代人共同的回憶，也
是我們那一代人精神的支柱。

別說，別說！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不復還。」
寒風裏，悲歌咽淡了
饒行的別酒已洒上了
滾滾的寒風吹不散壯
士熱熱的別淚繫不住馬
祖國，別哭！
高潮離的古鉦聲出千

我記得，好像是去年七月裏吧！這是我欣妹第一次的話別；明天，我就到上海了。

蠅聲叫得更緊。我倆手牽手地在甬道上丫丫着。她沒有說甚麼，而面容上似乎帶些悲哀。我呢，也陪着她不語，一切，盡在不言中。靜悄悄地，只有蠅在大聲喊着：「知道了，知道了！」

「珍重！再見吧！」

我們就在這依依不舍中別去。

時間如飛地過去，不覺又是二年，蠅聲聽不到了，欣妹，又到何處去了呢？

太子丹的心碎了。

微風，輕輕地吹在我的耳朵上，不講話，沈默着，她是太疲乏了。

烏雲兇狠狠，扮着難看的臉，星星睜着眼，覺着深的愁。

微風碎的飛去，飛上了天，烏雲着了慌，用力地抖動，星星流着淚，在哭泣傷痛。

微風攬抱山峯睡覺，烏雲縮做一圈，跌落在海灘，清的天，滿是微笑着的星星。

李

一九三二，六月，一

錄

臺城路	初竊	葬禮進行曲	藥梗工藝（插圖）	夜的詩	別	憶蟬聲	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
衣萍	沙龍	李雷	立波譯	孫福熙	李黎	張芝聲	（星期五）
						覺民	

立波譯

當地沿了那聚有一層濕氣的市廛走過的時候，她想哭了。但是她依然匆匆地前進，在步道的青白色的光輝中，從一塊石頭向另一塊石頭匆忙地跨過頭。

遠遠地看去，細長的輪廓好像是十分俊俏，甚至十分時髦的。她那兩個像花在一雙有美態的腳踝被安置在一雙有端正的鞋跟的光澤的小靴裏；她的衣裳，整齊地像金屬的薄片一樣，一直拖到她的腳下；她的帽子，像一個燈罩一樣，十分無力地壓在她那一叢秀髮壓伏在她的頭上。

走近卻並不十分美麗，這位女郎却並不十分醜陋，她的裙太憔悴了，她的頭髮完全空壞壞了，她的皺紋胸衣是這樣地單薄，使得無論什麼人都可以看見她心房的跳動。

雖然她的匆忙使得她沒有多少思想的時候，她依然感到異樣的哀愁。一切都使得她要哭！——她的切齒的生活，這樣地年紀輕輕，却已經是前途無期。



麥子：「難難的工作，而且不能賣弄風情，她所居住的最「梗槪」——一切房子中的最「梗槪」的一個；那唯一的「梗槪」，和室中常有的故事。」

父親親着火爐邊追趕着「梗槪」，與起稿子；他隨後使你「梗槪」的污穢的陶器的氣味，和飯前使你早晨吃的烹調福祿；每天早上必需掃淨「梗槪」的惡濁的鏡子，在樓梯照相的平處，還有在一家攝影店裏當差的一見了她着瓶兒出現的時候，便出他那色情的狂的面孔上，浮着的眼光和汗濕的皺的皺的那粗粗不潔的鄰人。

一般以外，還有像一殿的陰鬱的這個早晨悲哀；冷得同河流一樣流動的水一樣的無限的單；這一切天的，傳染病態，而最重要的還有開始把她的衣裳弄成斑斑和奇怪的模樣的橫暴無的兩點。

在這世界裏再也沒有一個對於快樂比她更加緣的人了。

沒有嗎？不，還有個。正在那個時候，憂曲的身軀從什麼工廠

。他左右地擺動他的藍色的面龐，要如牠不那末過分地清潔的話，一定是很可愛的。他在風中吸了吸氣，於是，閃光地吹過他那鮮色的閃光的街道。他把他那巨大而堅硬的長靴一步步向前移去，在風中微地顫抖，什麼也不思想，因為他怕想到他自己，到他到底在這裏幹的什麼。

現在，這位被大風待他，好像世界對待他那樣暴地的青年，和這破壞的天氣奪去了她的容顏時毀損了，她的可憐衣服的女郎——他們兩方正互相地走攙來。

他們曾經偶爾會過次；而現在，正是工中停工的時候，他們偶然在作第三次的會晤，他們各不相知，也沒交談過。

他們果然走攏來，恰當地轉入一條小巷的裏面，這正是從前的那一條路，因此他突然現在走進；好像一個小仙一樣。

他忽然停住了步，從大的長靴下面一直麻了頭，他的背和肩不住地顫，他的真摯的臉上的睛被裏裏了的神情而圓着。

她也站住了，他們莽莽互相伸出手來，像兩個兒一樣。於是兩人緊緊地握住對方的手指，他只是默然無語地互相依着，因為人們在一件情開始的時候總是不知怎樣開始才好。

他們呆呆地站了一會，鄭重地在考慮他們共應走的路。終於他們勇地冒着大風前進，他帶着一個紅的鼻子，她帶着雙微紅的眼，而他們中間隻合而為了一的手不地互相撫弄。

她首先開口：「我以玩到一點鐘，你呢？」

聲地
愈悅
合着
樂的
着而
詞來
上面
他們
烈的
切，
二
是數
因為
搜查
能變
只有
而。
燒餅
，搖
。肚
二連
我急
下是
只醉

再也不能不用不替計算，或
昨天晚上已經精密的
常十餘條，全部財產
三枝了。
我早已買了只
硬到肚皮裏去了嗎？
雖然坐在破鐵牀上
有煩瑣，沒有法想。
「咕哩咕嚕」的接
三報告恐慌的消息，
待站起來，想檢閱一
這可是可以緩錢的東
還是夢想！除了一
樣的鐵牀和一些破

說罷，終於他低
他們用一種輕快的，
步調走去，歡娛地
人類的最無聲的音
插入了，微笑着，低吟
找出許多美好的言
一切醜惡的事情
加在他們不曾覺到了
哭喪的嘴唇述說的
也不會覺到他們的熱
心在創造的一切。

六月號

李龍

銅鑼當光
限的肚
從腦急救
我的潮起
名狀

待我學生，
短：許我跳
的跳躍
臉朝我挺
我疑是這
這本昨晚
睡著

戴之外，已經什麼都
我的眼光深海燈似的
掃了一周，首先惹
我的眼光深海燈似的
掃了一周，首先惹
我的眼光深海燈似的
掃了一周，首先惹

的注意的是一條俄國
M君
但是，不成！別上
邊上，我差一點就
我羞了。他正當在
那倚在牀頭盛在黑
不放任在桌上。M君是
眼，離開眼鏡是寸步
——第一次作賊
心裏奇妙的湧起一
觀觀念。
我留了窺察的一瞥，
的掩了門，躍着脚出
的，在路上匆忙的走
聽着，心裏交織着的
鬆靜，勝利，默則之
來水筆是簇新的大
克」，一點斤沒費
紳的掌櫃絕了我一張
的中鈔券。

那天晚上吃一頓上好
餐，睡了一個十分甜
覺。

早被房裏的響動從
驚醒了。靜靜的一看，

雨，別欄缺三豆
雨，別欄缺三豆

正微笑着坐在我的牀上，他那善意的微笑使細，使我抬不起頭，我喘喘的說：「你爲什麼來得這樣快？」

他說：「老李，你的本說一個殉愛的友。」

我不斷地向他跑去，神悄悄的在身後追迫。突然發現前面有個愛神，於是您跑得更快，神也越趨更緊，您的努力總更成功。愛神居然被您抓住，然而您却停止了奔跑，因此被死神輕便地捕獲。

臺城路

同作傷心侶，那堪一生憔悴。總是別離滋味，外灘黃昏，曉風殘月，嘆眼食難安。那有重逢情事？

人欲死。就寫情書，天

領道：「我部，問起總管，在任。」

「除更無。」

不成呢，昨天的一切
有見證。可是我每次
你談不談錢你爲什麼
呢？」
啊，我那時的感覺真
阿種的語言文字之外
更緊的攥着他的手
字可說了。

八 沙雷

衣萍

海畔凌風，天邊
記樹陰綠深，畫
誰提起。惆悵孤遊
愁如此，是如風苦
何處寄？

「我，也是一樣。」他答：「現在我們不可以一道去吃點心，你的意思怎樣？」
「可以，可以！」她叫了起來，這計畫使她歡喜極了。
他們兩人都笑了。
起初是投投縮縮地，好像他們是在試探一樣。當哭聲停止的時候，他們的面上還是堆滿笑容。
「看，他說，『現在差不多沒有下雨了！』」
「多好的運道！」她拍起來了。但是，在林蔭路的空曠之處南依然不住地下着。
「現在天氣好了，讓我們在這裏坐一會吧。」
「等等！」他從袋裏取出一張報紙，他把地平鋪在湖濱的座位上。
「呵，她說，被他的盛情感動得下淚了，『你是多麼地下去！』」
她坐了下去，這種神氣地望着他，好像她被他扶上了女的寶座一樣。她自己坐在她的傍邊。他擺她的頭：「爸爸如

「至於我呢，」他回答，「我的媽會打我！」

一想到他們所不顧及的這種極危險，他們感到一種愉快而微笑着，不過他們彼此笑得太近了，都不敢放聲大笑。

但是，當一陣風把他們頭上的條懸木搖動，淋得他們全身是水的時候，他們搖搖身子，再也忍不住笑了。

一切都變得更加黑暗了。惱人的烏雲愈見迷漫了天空，掩蔽了大地。

「看，多麼的美呵，」她說。

她指着那星宇前面是怎樣有光，有光滑的屋頂，有步道上，黑色的泥濘，有閃閃發光的橡樹。

「是的，」他低聲地說，「是的。」他又囁嚅地加說着，「我們還有半個鐘頭。」

她想走一走。他同意說那樣一定更要愜意。他立即起身，在前面走着。他走來，當人們在道邊走的時候，他們總是格外地

他們從一個樓下的房子的手挽的窗面走過。從窗隙裏他們瞥見一間零亂的住室——污穢，陰森，潮濕，而且正透出一種潮濕的氣味。但透過一種潮濕的氣味，他們也熱情地想着他們將來也許能夠得到的住室。當他們從另外一個窗門深處的窗面掠過的時候，他們還是在想着那天堂樣的住宅。那時，他們都閉了眼睛，兩個人都盲目地，相依前進。

他們走着，走着。房屋漸漸地少了，漸漸地行人也少了。寬大的林蔭路變成了一條空曠的街道。他們深深地呼吸着這自由的空氣。從工廠裏噴出來的一縷煙霧，向遙遠的天邊飄去，給他們帶來了一陣潮濕的土地的氣味。他們吸取着這田野的氣息，這休息日的芳香。

「剛纔雲是那樣地灰色，現在都變成晶瑩的灰黑色了」，他們的小小的聲音中的「一個這樣地說。

當時他們走得最遠時，突然，梁大的白牆似影般，地浮現在路的那邊。一樹簇新的青蘿高高地伸出牆外，

他們手挽着手，一邊賞玩着葉叢，一邊穿過大門，走上了一條大的車路。

「這是一個墓場」，她說。

「是的，這不美嗎！」他回答，帶着一副要使人信服的神情。

他們走過一條車路，又走到了另外一條，於是在一條長樓下，他們全被這草地深的濃的光輝迷住了，以致他們一向緊握着手的手也忘記緊握了。

「看，看！」一個逆乖的行刺轉過過來，從他們的身邊經過。靈柩用一塊白布搭着，互相緊握起來，由這奇異的緊握，他們都轉移到另外一大而又動人的儀仗，那個儀仗是歸他們領導——她做新娘，他做新郎。

把正在經過的這個儀

使役以他們所想像的那個，是這麼自然，這麼正當的事。因此，在他們可以分享這個，可以相信這個以前，他們是用不着把這夢想說出來的。當他們起來走去的時候，他們最初是並着肩兒慢慢地走，好像他們是在結婚的禮堂的路上走一樣。

帶着喜悅的面容，他們離開了墓場，緣着白牆走去。

在一個指路碑的近處，一個人坐在架風琴的前面，當他正在彈奏的時候，他們走過來了。

彈的是首古老的葬禮進行曲，是首優美的苦惱得以盡情傾吐的傷心的《De Profundis》，是一首這麼雄偉，這麼陰森，甚至把生者殘殺到死者的家裏，而且像冰冷的假面的一樣地撲到我們的臉上的哀歌。

這一對人兒站住了，陶爾在歌聲中，與我互相望着。『這真多麼地美妙啊！』在他們小小的牙齒間她這樣低低地說，於是便傾耳靜聽了。

五五
十十
二一

五五
十十
四三